

民办教师

□ 李干荣

当上民办教师的时候我刚好17周岁。虽然当时家里伙食并不好，而且上高中时常感到肚子饿，可能是父母都是高个子的缘故，遗传基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当民办教师时我的身高已有175厘米，站在讲台上很有先生的样子。

其实，在我自己上学的时候，尤其是小学到初中阶段，是很不在乎学习成绩的。那个时候，人们对学习成绩并不看重。因为当时上大学、招工不需要经过考试，是凭推荐，凭家里的成分历史，根红苗正的才有机会，要不，就是家里有人至少在大队里当个什么干部之类的才行。我们家是普通老百姓，所以走出农门的机会根本与我无关，学习成绩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当时，学校上课也不认真，经常组织学生到生产队去干农活，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但是，学校对文艺宣传倒是很重视的，成立了文艺宣传队，我也参加了，经常到生产队、到田头为群众演出我们自编自演的小节目。学习成绩并不被重视，尽管这样，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，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。

上高中时，国家恢复高考，对教育重视了，上高中也要凭成绩才能上的。我考上高中，一心想上大学，不料高考时，身体不舒服，结果名落孙山。父母说我不走运，老师说我不经考，自己认为是“人乖命不乖”。其实，没有考上大学一是学习不扎实，二是当时录取率很低，大学录取率只有6-7%。

没有考上大学，原本是要去复读来年再考，正好大队小学要招考民办教师，我报名参考。上级教育部门对新招民办教师要进行考试，成绩合格后才录取。应考的有20多人，结果这次我的运气很好，考了个第一，上级文教部门给我颁发了《民办教师聘用证》，我当上了一名正式的民办教师。学校让我教三年级语文，并担任班主任。我很高兴，感觉学校对我很信任，心中暗暗定下决心：一定要把老师当好。

开学的第一天是学生报名，师生双方认识一下。当我站在讲台上，看到下面坐了一大片小孩，一数，竟有58个。在我说话之前，116只闪着稚气光芒的眼睛盯着我这个新来的先生（当时老家称老师为先生），我心里还着实有些慌张，一时间竟不知说些什么好。好在我毕竟上台演过节目，不少的小孩还与我同村，和他们很熟悉，这些无形中给了我力量，立即定了神，开始点名了，每当我喊到一个学生的名字时，下面很快就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应和着，并且有一个小孩很有礼貌地站起来，用一双充满好奇又有些敬畏的眼光看着我，我越来越有底气，我开始明白，我不再是学生，我是老师。在我的心里，老师对学生是有绝对信心的。

刚当上民办教师，谈不上教学经验，只是模仿以前给我上课教师的样子，每上一篇新课文，就从生字的读音和意义教起，接着，进行朗读，再分析课文内容，然后就是组词、造句、扩句、缩句等诸多内容。除了教语文，我还是他们的体育老师，那时上体育课就是和学生一起玩，我经常被他们打倒在地，弄得一身的泥，一身土，这无形中拉近了我与学生的距离，也许因为我的年龄与他们差不了多少，我和学生们相处得非常好，学生们也很喜欢我上课，59颗充满阳光的心灵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绽放快乐的光芒，洋溢青春的力量。

当了一年多的民办教师，征兵开始了，大队民兵营长动员我去当兵，并说部队可以考军校，我被他说动了心，背着父母偷偷地去报名，没想到很顺利就合格了。去部队的那天经过学校门口时，我的学生齐刷刷地站在路口，目送我参军，有几个小女生还偷偷地流了泪。到了部队后，我的人生道路虽然离他们越来越远，但我的心却好像永远没走出58双送我的童稚眼神。

后来，偶尔回家探亲，在路上时常有碰到叫我“李老师”的，有的，我已经不认得他们了，当我感到迷茫时，他们就说是我的语文老师。我说，哪年的事了，不要再叫我老师了。他们几乎说的都是一样的话：哪怕您只教我一天的书，都永远是我的老师——在我们家乡，对老师特别尊重。

短暂的民办老师经历，让我享受了一生老师的荣誉，我既感到惭愧，又感到光荣。

耳钉花

□ 陈菊青

“耳钉花”学名“胭脂花”，是乡野夏季“当家花旦”。儿时时的老家，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有。她无须刻意侍弄，只需有一株，就会一年年繁茂起来。以前老家的左邻右舍大多种地为生，夏天一早出门给旱地种植的豆类等杂粮除草，晌午要添个餐，下午趁着暑气稍散又得去水稻田里侍弄，时间会比较长，晚饭就会比较迟，需要来点下午茶。大致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，“耳钉花”细长的花朵就一朵一朵开始盛开了，且带着一丝丝香气。故而，我的乡人多称她为“晚茶花”。我的记忆里，晚上八点左右，那时大家都吃完晚饭了，门口的水泥场也被我们这些孩子用井水浇透，大人们在门口水泥场上的八仙桌边聊天，孩子们躺在竹床上，看满天繁星，不时有流星划过。入夜，这小小的花儿香气愈发浓郁，给劳作了一天的农人以抚慰，我们也在这氤氲的香气中沉沉睡去。

工作后，家乡已难得一回，幸而如我一般喜欢此花的人有很多，小区里好多地方都长有此花，每当花开时节，颇能解我思乡之情。有年夏天，还是幼儿园小朋友的侄女来过暑假。一天，“晚茶”时分，在我家楼下，小姑娘急切地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姑姑，耳钉花开了。”我随着她手指的方向，看到正挂在她耳边的细长花朵，恍然大悟。小姑娘正是爱美的小人儿，形象地称之为“耳钉花”。正如我们称之为“晚茶花”是为花开时间，称之为“地雷花”是为种子的形状，称之为“胭脂花”许是为着旧时用作女子的化妆品呀！这小小的花儿在小小的人儿的心中开出了“耳钉花”！

夏天有一次在外漫步，看旧时人家宅院在一栋洒满阳光的立壁边，居然有一株高大的“耳钉花”，一位老先生坐在她身旁的阳光里，翻阅着一本微微泛黄的小册子。想他定是同这老屋一起迎接了许多年的“耳钉花”季了吧。无论这条路怎么变化，依然给这寻常之花安排了家园，许是这老人的心底也有他最柔软而深沉的记忆吧。

我的小侄女已经长大，去了异国求学，不知她求学之地，是否有“耳钉花”开。

一根笛子醒来了

□ 马温

煌的和弦，可是显得生硬，它是优美的赞歌，却又少了激情。它不风趣，也不诙谐，它时刻端着架子，因为它是王权的代表，它必须深沉，必须宽广，更重要的是，编钟要能发出雷鸣般的强音。

民间音乐是“轻”音乐，以情感人。浔阳江上的一支琵琶只要感动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，却无意让天下人都潸然泪下。马头琴的理想是感动眼前的这顶蒙古包，是蒙古包外蓝色的格桑花、声声慢的驼铃和奶茶的咕嘟沸腾。在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某一家茶坊里，也许正有一根演奏中的竹笛，它也不会傻傻地要去感动汴京城，窗前孤零零坐着的那个羁人大概才是它要抚安的对象。若是笛子转到牧童手中，它要动动的就是一头弯角老牛了。确实可以断言，这些乐器没有和编钟约架比嗓门的兴趣。

古代山水画中出现的次数最多的乐器是琴。现在的音乐家喜欢到大剧院演出，人越多越有面子，古人可不这样。看看这些画作：“松岩抚琴图”“月夜抚琴图”“临流抚琴图”“桐荫抚琴图”“泛舟抚琴图”……古人抱着琴往深山老林里钻，刻意躲避围观，高冷的环境反而成了他们的首选。现场有没有听众呢？伯牙有一个。伯牙是最好的琴师，很多人要听他的《高山流水》，他连连摆手，你们听不懂的。听得懂的人叫钟子期，是他唯一的知音。两人结伴上山，相中一块地方就进入正题，伯牙孤单地弹，子期孤单地听。这似乎是个寒酸的音乐现场，冷清，严肃，压抑，开心不起来。路过的樵夫也投来同情的一瞥——可是他的怜悯施舍错了，古琴天生的孤高自傲，也只有相同性情的人

才会爱上这种乐器。琴师从来都是孤独的，在人类中，他可能会有两三位好友；在动物界，只有仙鹤与他做伴；在植物界，非得是梅竹菊还有虞美人才能充任他的演奏背景。在许多抚琴图中，不但找不到听众，连琴师的五官也看不清，整个画面几乎都给了百里苍山和千寻飞瀑，而琴师人小如豆，好像下一秒就要被浮躁迷雾吞没。为什么不同时代的古人会不约而同地跑到这样的环境中来弹琴？在山水之间消解大概他们的秘密信仰，他们要把自己交出去，交给自然，交给天地，这样，他们和自己居住的社区单元、和他们进出的城郭村墟、和既代表时间又代表一种规则的年号，以及一切他们不理解不喜欢不接受的东西之间，就有了区隔。一拨一拨的音乐人在枫叶红了的时候走进荒山弹琴鼓瑟，就是要递交这份决心。表白是容易的，难在山水不肯接收。一个悲凉的例子是，伯牙都没能遂愿。自从子期死后，伯牙如失魂落魄，指法紊乱，情绪焦虑，再也找不到和天地沟通的路径。我们为伯牙惋惜，也为天地万物而遗憾。人可以放弃信仰，但山川大地从不降格以求。

能将编钟搬进深山老林吗？办不到。山林属于民间，放得下古琴，却不是编钟的音乐厅，宫廷意志在这儿是要碰壁的。编钟需要的是毕恭毕敬的听众，这儿没有。这儿的每棵草都在率性生长，每只鸟都在自由啼叫，编钟命令“肃静”，可是谁会睬呢？松涛依旧，瀑声依旧，东边日出西边雨，有无情的混乱，也有有情的生动，这才是山林。

鸟一辈子都在飞行，但鸟的身体一次



茅山风光
徐璨摄

年底的村庄

□ 鲍海英

到了腊月，年底就到了。这个时候，正是数九寒冬，寒风凛冽，冰河封冻，村庄也会变得疏朗起来。这时，你若留心，树木早已脱尽了它的枯叶，只剩下一些劲瘦的枝，硬硬地戳向天空。或许谁家的庭院里，一棵树上还挂着一些尚未脱粒的玉米，黄黄的缀在那儿，亮在那儿，这便使清寒中溢着一些温暖。

村庄里的年轻人，都外出打工了，虽说到了腊月，但还没有回家，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。没有年轻人的村庄，显得格外静。这种静，像冬天的阳光一样，安静地落在家家户户的庭院中。

腊月的年底，多数是天气晴好的日子。每天早饭后，午饭前，村里的老人会拿上板凳，到村中的十字街口处晒太阳，人随着太阳转，太阳在东边，他们就面向东；太阳在西边，他们就面向西。他们是追逐太阳的人。这些人，本就不多。农忙的时候，会帮

家里看看场院，守守门户，喂喂鸡，撵撵狗，哄哄小孩。在村庄里，到了年底的冬季，他们似乎就无事了，于是就聚在了村庄的街头，成了乡村一道温暖的风景。

但人们还有一点点事情要做。比如牵一头老牛在院子里晒太阳。进入年底的冬天，牛圈里寒，乡下人就会把牛牵到向阳处，让牛晒太阳。一条绳，一根铁钎，再放上一筐草料，牛就晒在太阳里了。晒在太阳下的牛，低着头在吃草，饱了，就懒洋洋地躺在那儿反刍，像那些世故的哲人，在咀嚼精神的美餐。这个时候，干草的味道，牛的气息，就在冬日的寒冷中流溢着。

年底里的村庄，也并不总是那样寂静。总有一些东西会把寂静打破，比如那些鸟儿。晨晓或者向晚，麻雀还是那样聒噪，它们总是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像是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语，议论不完的事情，唯恐有人剥夺了它们的话语权。

陪伴

□ 余峰

舍地把我送到院子门口，看着我上车，看着我的车子远去，直到车子看不见了，她老人家才转身回家。现在每当我回想起这段难忘的光，总是泪流满面，心情难以平静。

曾经有人说过，世上有一种爱，叫车已走远，父母还在目送。我不就是这样吗。其实，天下父母并不图子女什么，只是希望子女能够多一点的陪伴，希望子女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。

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，陪伴是一种幸福，也是一种无声的关爱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

人生很长，却也很短。时间是最残酷的。现如今，父母都已离我而去，我再想去陪伴他们二老已不可能，剩下的只有思念和遗憾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有些事，错过了，就是一辈子；有些人，一转身，就成了永别。父母走了以后，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思念。思念和父母相聚的幸福

你会看见喜鹊，总在村头，悄立枝端，嘎嘎地叫几声，然后愣愣地踟躇，作沉思状。它们喜欢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不即不离，是它们坚守的原则。这种原则也使人喜欢，远远地听到喜鹊叫了，人们心里就高兴，好像真的有什么喜事来临了。

还有斑鸠，先前是很少见的。有枪存在的时候，它是一种美食，人们在野外追着打。枪没有了，斑鸠多了，斑鸠飞进了村庄。它们总在傍晚靠近村庄，在地面上蹦蹦跳跳地啄食。天黑就飞走了。它们飞向哪儿？在哪儿宿住？没有人知道。

我一直以为，年底里的村庄，寂静中有一种闲适，好像是一个人，一阵忙碌过后，在做一段沉沉的思考。

而我，远远地看着村庄，也像不忍打断一个人的思考一样，端详着宁静的村庄，再过去一些天，过年了，村庄就该喧闹了，外出的人们都回家了，就感觉幸福是如此美好。

时光，思念父母的谆谆教诲，思念父母做的可口饭菜……

百善孝为先。陪伴是最大的孝。不要总是等，等有房有车了，等功成名就了，等成名成家了……才想到陪伴父母，因为很多时候时间不会等。

愿天下儿女趁着岁月静好，找点空闲，找点时间，常回家看看，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，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，多陪伴他们，不要等到将来失去，悔恨和追思都已晚矣。



《一切境》庆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定价:66.00元
作者一直向内，退回到灵魂的深处，寻找让生命自在、宁静的丰沛源泉。



《微尘》陈年喜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定价:58.00元
21篇故事，50余位人物画像，从地下5000米到地上3000米，从北疆大漠到秦岭山川，从一地霜白到心中波澜，芸芸众生之于时代，仿佛一粒粒微尘散落。



《时间从来不语，却回答了所有问题》季羡林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定价:55.00元
与大师共语，品味人生百态。愿你人间清醒，活得通透，过得舒心。



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》罗伯特·戴博德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定价:38.00元
童话版《自卑与超越》，将心理学知识巧妙融入故事情节。

本栏目书籍由新华书店提供